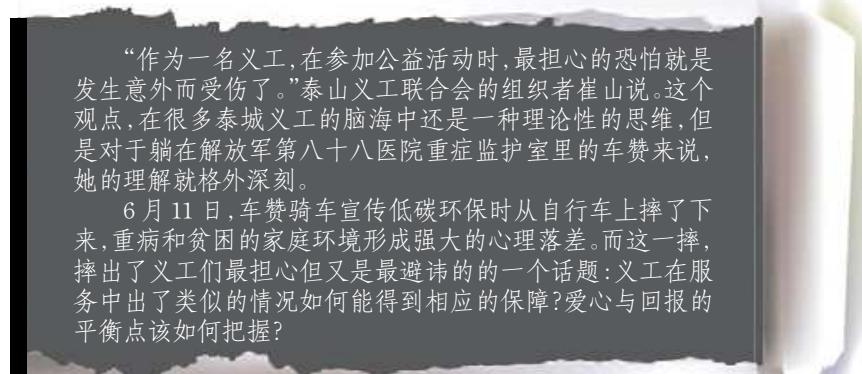


大学生义工骑车宣传低碳受伤，陷入无钱治疗困境

义工出意外，权益难保障

本报记者 路冉冉



“作为一名义工，在参加公益活动时，最担心的恐怕就是发生意外而受伤了。”泰山义工联合会的组织者崔山说。这个观点，在很多泰城义工的脑海中还是一种理论性的思维，但是对于躺在解放军第八十八医院重症监护室里的车赞来说，她的理解就格外深刻。

6月11日，车赞骑车宣传低碳环保时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，重病和贫困的家庭环境形成强大的心理落差。而这一摔，摔出了义工们最担心但又是最避讳的一个话题：义工在服务中出了类似的情况如何能得到相应的保障？爱心与回报的平衡点该如何把握？



车赞的父亲进重症监护室探视。本报记者 陈新 摄

义务捡拾垃圾，翻入路边沟内

11日下午4时左右，正当义工们返回时，车赞自行车的车闸突然失灵，翻入路旁沟中，她的头部撞在墙上。

15日下午2点左右，记者在解放军第八十八医院重症监护室见到了车赞的父母，陪同他们的还有泰山义工联合会的组织者崔山以及其他几名成员。每天下午的3点至3点半是家属探望时间，他们守在重症监护室门口，焦急地等待着去看一眼躺在病床上的车赞。看到记者到来，车赞的母亲紧紧握住记者的手，流着泪不断地说道：“谢谢，谢谢这么多人好心人的帮助。”

崔山告诉记者，11日，

他们一行16人在天地广场进行“低碳环保、绿色出行、健康你我”的爱心宣传活动，随后骑自行车到天烛峰景区捡矿泉水瓶等垃圾。当日下午4时左右，正当义工们返回时，车赞自行车的车闸突然失灵，翻入路旁沟中，她的头部撞在墙上。车赞被同伴随即送到了解放军第八十八医院，并于当晚进行了5个多小时的抢救，手术后，还没有完全清醒的车赞被转到重症监护室。“当时诊断结果是头皮

下出血，颅内出血，肺内创伤，骨盆内少量出血，还有脑干有多个出血点。经过2天多的治疗，车赞已经能进行简单的交流，但医生说她至少还要在重症监护室观察10天。”崔山告诉记者，截至15日下午，车赞的治疗费用已经花掉了4.1万元，泰山义工组织垫付了3400元。除去车赞在学校购买的大学生医疗保险的赔付55%的医疗费外，其余的医疗费，只能靠社会捐助了。

东拼西凑筹钱，治疗陷入困境

“我们都是农民，哪有什么钱。”宋秀娟抹了把眼泪告诉记者，还好有义工们和社会爱心人士的救助，总算暂时解决了一部分治疗费用。

车赞的母亲宋秀娟含着泪告诉记者，他们家在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车家村，她和丈夫车立长都是农民，丈夫一直在内蒙古打工。宋秀娟在女儿受伤当日赶到泰安，车立长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奔波一天一夜后也赶到医院。“这几年为了供孩子上学，家里根本没有什么积蓄，我们又没有其它的经济来源。车赞出事后，她舅舅发动亲戚朋友借来5000元钱。“我们都是农民，哪有什么钱。”宋秀娟抹了把眼

泪告诉记者，还好有义工们和社会爱心人士的救助，总算暂时解决了一部分治疗费用。

“我们知道女儿在做义工，都很支持她，她清醒后我们第一次去看她，她有些艰难地嘱咐我和他爸爸，说这次的意外跟义工组织和其他任何人没关系，是她自己造成的，让我们不要责怪别人……”说到这，宋秀娟忍不住哽咽了。崔山告诉记者，第一次去看车赞时，车赞见到他的第一句话竟然

是：“老大，对不起，我车闸坏了，给你们惹麻烦了。”

15日下午3点左右，探视时间到了，车赞的父母和义工们轮流进去看望车赞。当记者进去探望时，躺在病床上的车赞头上缠着一层厚厚的纱布。当问起康复后的打算时，车赞说，她以后还会坚持做义工。医生告诉记者，车赞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，由于担心一些后遗症和并发症出现，因此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。

最怕出意外，免责声明成重要条例

义工成员参加任何活动，都要个人承担活动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风险和责任，包括财产安全、生命安全等。

崔山告诉记者，目前，在义工成员组织上，有2/3都是高校大学生，其余的是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士。“之所以大学生占的比例高，是因为大学生的空闲时间相对较多，有参加各种志愿活动的先决条件。”崔山表示，也是因为这样，他们也很重视义工的安全问题。车赞的意外，是泰山义工联合会成立以来，第一次有成员出现意外事故。而这，也恰恰是义工们最担心的事情。

崔山介绍，泰山义工联合会主要开展助学、助老、助残、其他弱势群体关注、青少年问题关注、环保以及一些社会公益性宣传

活动。“活动的种类、地点

时常变换，义工在志愿者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，除了自己承担外，义工组织能做的，就是将消息发布到网上，寻求社会救助。”崔山告诉记者，在泰山义工网站上的一些相关条例中，免责声明往往会被放在第一位。声明中会指出，志愿者活动以自愿参加为原则，无任何强迫性，外出活动时若出现意外，义工组织只有帮助救治的义务，不承担其他任何责任。声明中指出，义工成员参加任何活动，都要个人承担活动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风险和责任，包括财产安全、生命安全等。

“这也是无奈之举，作

为一个公益性的社会民间组织，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及保障的条件下，确实没有能力承担这些责任。而作为一个民间组织，参加活动的义工行为均是自愿行为，政府也没有相关部门承担这一责任。”崔山无奈地告诉记者，他曾在河南做志愿者救助艾滋孤儿时，经常会面临很多危险。政府担心负面影响出面干预不说，有些患者排斥救助，经常会和志愿者发生冲突，有一名志愿者曾经被一个艾滋病患者抓伤手臂，虽然服用了相关防治药物，但还是患上了“恐艾症”和抑郁症，而这些风险，只能由志愿者自己来承担。

要尽可能地保护好自己

志愿者活动属于一种自愿行为，又是民间组织，因此每次活动前都会详细策划活动实施方案，把可能出现的问题尽量都想到。

已经做了2年多义工的秦阳告诉记者，由于大家都明白志愿者活动属于一种自愿行为，又是民间组织，因此每次活动前都会详细策划活动实施方案，把可能出现的问题尽量都想到。“义工活动有时候会去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，开始我们也是很担心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，后来大家达成一致意见，外出时尽量乘坐公交车。”秦阳说，她现在有工作，单位购买了五险，因此对她们这样的义工来说，在保险

上有一定的保障，但是像车赞这样的大学生毕竟占了绝大多数。这些学生通过学校购买的多数只有医疗保险，一旦出现严重的意外伤害事故，这部分保险也难以保障治疗费用。

同样做了2年多义工的宋其会也表示，虽然每次活动时大家都会尽可能地做好保护工作，但还是会担心突发意外事故。“我在2009年查出患有尿毒症，2010年恶化后开始透析治疗，这期间多亏了社会各界的捐助，我才度过了难关。”

宋其会告诉记者，作为一名义工，最好的办法还是尽可能地保护好自己。

而在日常组织活动时，不被人理解甚至被误解更是家常便饭。崔山告诉记者，2009年，泰山义工响应残联助残日的号召，组织义卖爱心书签时，很多人问他们，是不是卖了钱之后就有钱去“搓”一顿了。就算是外出清理小广告，也会有人问他们，一天多少钱？面对这种情况，义工们首先会解释，解释不通时也只能一笑之了。